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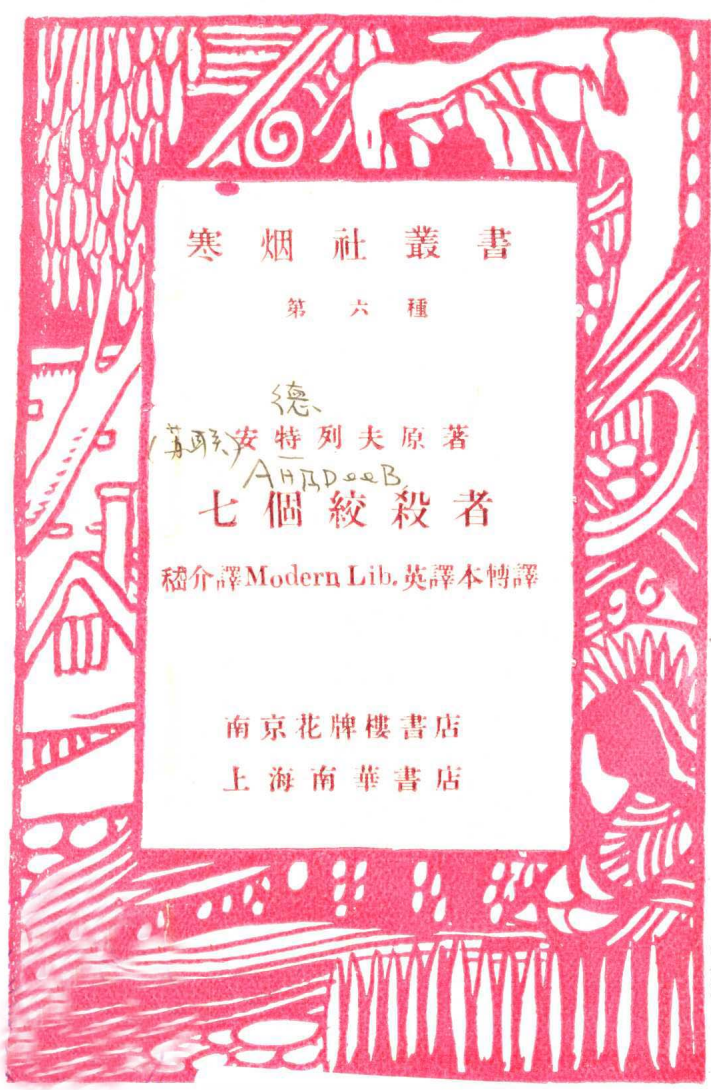
寒烟社叢書之六

安特列夫

七個絞殺者

嵯 介 譯

1928



寒 烟 社 叢 書

第 六 種

德
安特列夫原著

Андреев
七 個 絞 殺 者

穉介譯 Modern Lib. 英譯本轉譯

南京花牌樓書店

上海南華書店

上海華龍路華龍里十號
南華書店出版部印行

南京太平街門牌十一號
花牌樓書店出版部印行

一九二八年四月初版

1—1000

每冊 道林紙 五角
新聞紙 實洋 四角

版權所有

目 次

- 一——『在下午一點鐘，大人！』
- 二——判決絞刑
- 三——『我必不至於絞殺』
- 四——我們與來爾人
- 五——『吻他，而且別作聲』
- 六——時間飛過
- 七——這裏沒有死
- 八——有死，也有生
- 九——可怕的孤獨
- 十——膽碎了
- 十一——到絞架去的途中
- 十二——臨別

一

『在下午一點鐘，大人！』

因為那大臣是一個胖子，怕他要中風，所以一定要使他避免一切有危險性的感情了，他們用了極小心的話警告他，說是有人已經準備好一種對他的生命的嚴重的打擊了。當他們看見他是安靜地聽着這消息的時候，他們纔詳細告訴了他：這擊襲要在第二天舉行，在他台駕要出外，去呈報的那一個時候。有幾個恐怖黨人的消息是洩漏給一個偵探了，而且目下有巡警防禦着他們，這些黨人，是帶了手槍炸彈，

要在下午一點鐘在門口接觸，而且等着大臣的出外。暴徒們會要被捕的。

『對不起，』那大臣驚駭地插言道。『我下午一點鐘要去呈報，就是我自己也只在兩天前纔知道的，他們又怎麼會知道的呢？』

衛隊長打了一個模糊的手勢，表示他也莫明其妙。

『在下午一點鐘，大人！』

那大臣一面驚駭着，而同時看見巡警防衛得這麼好，他滿意了，搖着他的頭；他厚的紅唇上現出一種輕蔑的微笑；他很快地便準備今夜移到別的房子裏去；他是決不願去麻煩巡警的。他的妻兒們也都搬出了這所危險的住所了。

燈光在這一所新住所裏照耀了這麼久，而當他家人在他旁邊手忙腳亂，表示着他們的忿怒時，他感到一種適度的興奮的感覺也是這麼久。他覺得他是剛纔接受到，或者是快要接受到，一種偉大的而又是想不到的報酬。街燈若

隱若顯的而又奇幻的光線，落到了天花板上和牆上，由高窗射到裏面，好像在表顯着，所有門門和牆的微弱，所有的防範的無用。於是，在一個新房間的寂靜和孤獨之中，這位貴人被一種說不出的恐怖所抓住了。

他有一種不安所苦了。每一種強烈的感情，都使他的臉，足和手發起脹來，而使他的身子顯得更重，更臃腫了。如今，像一堆會將床的彈簧弄彎了的肉了，當他覺得他的臉子發脹了，而且像是脫離了他的身體的時候，他忍受着病人的痛苦。他的敵人們是在預備着對付他，他不免又想到這個殘酷的命運了。他將近來所有的可怕擊襲一樁樁地想了起來，炸彈是擲向同他同等的，而有更尊的頭銜的人，將他們的肢體扯個粉碎，將他們的腦袋在髒的石牆上撞着，從他們的牙床上拔下牙來。而他這樣想着時，他竟覺得他不安的身子是人家的身子了，是正在忍受着爆發了的猛烈的打擊。他想像他的兩臂是從肩上分開了，他的牙齒斷了，他

的腦袋碎了。他的腿在床上直伸開，漸漸麻木而且不動起來，足尖向着上面，像死人的足一樣。爲的要別使他自己像個屍首，他大聲呼吸，有時咳嗽了：他動動，這樣他便能夠聽到金屬的彈簧聲，絲墊子的窸窣聲。而且，爲要証明他是真活着的，他使用洪大而且清楚的聲音喊了出來：

『勇者！勇者！』

這幾句獎詞是爲巡警，衛隊，兵士，和所有保護他生命而防禦暗殺的人而發的。但是他的動作，他的獎詞，他對恐怖黨人的失敗而發的冷笑，都不中用；他仍然不能相信他是被救了。他覺得死，那被無政府黨人替他喚來的，而且是存在他們思想中的死，是已經在那裏了，而且要永遠在那裏，它不肯走開，直要到刺客被捕，奪下了他們的炸彈，而且安然關到了獄中時爲止。它在那邊角落裏站着了，不肯走開，也不能走開，像一個服從的兵士得了一個不可知的命令站在崗位上。

『在下午一點鐘，大人！』這句話老是回到他這兒來，用種種的腔調說着，一會兒是快樂的而且帶諷刺的，一會兒又是忿怒的了，一會兒又是強硬而且粗魯的了。人家定要說是有一百架話匣子放在房裏了，用了機械的呆板，一個個地叫：

『在下午一點鐘，大人！』

而第二天的這『下午一點鐘』，在從前，這麼短的一個時間，簡直是不能從別的時間上區別出來的，而現在是有恫嚇的重要了；這時間離開了鐘面，開始過着一種各異的生活，將它自己展成了一塊黑色的大幕，去將生命分做了兩部分。在這時間的前後是沒有別的時間存在了；只有專橫的而且咄咄逼人它的，可以稱得是一種特殊的生活。

大臣磨着牙，從床上坐了起來。他是絕對沒有睡的可能了。

他向臉邊舉起了他的腫手，清楚得可怕地想像他在天明時會怎樣起身，要是他不知道這

椿事的話；他喝過他的咖啡；而且穿好衣服了。而現在呢，他和那平素幫他着披衣的瑞士人，或平素給他咖啡的僕人，都會知道着衣和吃早飯的沒有用了，反正一會兒一切都會爆壞的。……那瑞士人開了門。……這便是他，這個好心腸的而且多慮的瑞士人，生了一付藍眼睛，和坦誠的面貌，佩着許多軍人的飾物——這便是他呵，是他用了他自己的手開了這扇恐怖之門的。……

『啊！』那大臣忽然大聲叫了起來；他的手慢慢地從他臉上移開了。眼睛看到了遠遠的黑暗中，他伸手去開亮了燈。於是他站了起來，赤了足在這新房間裏繞圈子，這在他是很反常的了；他看見了其餘的燈，便又去開亮。房裏變成光明而且適意的了；只有零亂的床，和掉了下來的墊被，在表示着恐怖仍不曾完全消滅掉。

他着了一件睡衣，他鬍子很亂，他臉現怒容，那大臣是同那些爲氣喘和失眠的老人們一

樣了。人家會要說那別人替他預備着的死，是已經將他剝成裸體了，是已將他從華麗的環境中扭了出去了。沒有着衣，他投到一張靠椅上，他眼睛向天花板轉着。

『懦夫們！』他判決似的用輕蔑的聲音叫了出來。

『懦夫們！』他是說那些巡警，他們就是幾分鐘前被稱作『勇者』的，而他們，也就是用了極度的熱心，告知他那擊斃是準備好了的詳細情形的。

『顯然是，』他很明白地想，『我是因為被人警告過，而且因為是我已知道這樁事，緣懼怕的。可是，要是我不知道呢，我便會好好地喝我的咖啡了。但如今，顯然是，這個死……
○可是我這麼怕死麼？我覺得有一種不安；我總有一天要死去的，而我並不怕，因為我不知道是在那一天。而這些懦夫們對我說了：「在下午一點鐘，大人！」他們想我知道這樁事會高興！……並不對，死已經是站在那角落裏了

，而且不會走開去！他不會走開去的，因為我有了這個堅定的觀念！去死並沒有這麼可怕；可怕的是一個人知道他快要死了。一個人如知道了他絕對正確的死的時間和日子，他便不大能夠活着的了。而這些傻瓜還警告我：「在下午一點鐘，大人！」』

近來他生過病，大夫們曾告訴他，說他要死了，而且可以料理他臨終的事了。他並不會想信他們的；而其實他並沒有死。有一次，在他年青的時候，他忽然想要跳出他的深淵；他已經決意要結束了他的生命；他已將手槍裝好了子彈，寫了幾封信，甚至確定了他自殺的時間；於是，在最後的一剎那間，他躊躇了。往往在極緊要的一剎那，便會遇到些意外的事物；因此沒有誰能夠知道他那一天死。

『在下午一點鐘，大人！』那些可愛的傻瓜向他說的。他們之通知他，只是因為他的死是有人計劃好了；而他所怕的，只是因為知道這事發生的時間。他相信他們總有一天要殺掉他

的，可是這不會是明天。……這不會是明天，於是他能夠好好地睡着了，像一個永不會死亡的東西。……懦夫們！他在用了粗魯的可愛的樣子說着：『在下午一點鐘，大人！』的時候，他們不知道他們已是挖好一個深坑了。

因了苛刻的痛苦射過了他的心，那大臣相信他會要不知道睡，不知道休息，不知道快樂了，除非等到這黑暗的而且可咀咒的鐘點，這麼從時間的路程裏分下來的，是過去了。去熄了燈而將人裹在可怕的黑暗裏，它是纔能夠的了。如今他是醒着，死的恐怖透過他的全身，浸漏進他的骨頭，從每個汗孔裏滲出。

那大臣已不去想明天的刺客了：他們在許多包圍着他的不祥的事物中消滅了，被遺忘了。他怕意外的，不可免的事：中風病的打擊，心的破碎，一條小血管的裂壞，都突然會叫人不能止住血的湧出，而沁沁流着，像腫手上的一隻手套的樣子。

他粗而短的鬚子嚇住了他了；他不敢去瞧

他的腫手指，手指裏是充滿了致人死命的流動體。雖然剛才在黑暗裏，他是非行動着要使他別像一個屍首不可，可是如今呢，在這盞亮的，冷的，帶敵意的燈下，他就是要去點一支烟捲或者去按一按叫人鈴，也好像是可怕的，不可能的似的。他的神經緊張着。他的眼睛紅着而且向上翻着，他的頭部燃燒着，他呼吸很急促。

在這所睡着了了的屋子的黑暗中，天花板的下面，在灰土和蛛網中的電鈴，忽然變成活的了。它金屬的舌子急促而響亮地打着了。停了一會兒，又不斷而且可怕地打着。

人們都跑來了。到處的牆上跟架子上的燈都開着了——要說到極大的亮，這些燈可說不上，可是要去造成影子，却是儘夠的了。每隻手都映出這種影子來：它們向牆角舉了起來，伸到天花板上，很快地做着各種的投影，而且在牆上移動着。這些靜默的，古怪的，而又很多的影子，以前究竟是藏在什麼地方，這是不

容易知道的——一些沈默者的沈默的靈魂。

一種粗而帶顫的聲音說了幾句聽不明白的話。他們打電話給大夫了：大臣病重着。大臣的妻也喚來了。

原书空白

二

判 決 絞 刑

巡警的預言是實現了。有四個恐怖黨人，三個男的和一個女的，帶了炸彈，手槍，和爆發器，是在住所的階石前捉住了；還有一個同黨的又在她寓所裏被捕，那寓所就是製出兇器，和計畫出這陰謀的地方。在那裏發現了許多的炸藥和武器。這五個人都很年青：男的裏面頂大的是二十八歲，女的裏面小的一個是十九歲。他們被捕後便關在礮台裏，就在那裏審訊了；他們審得很快而又很秘密，這還是殘酷的